說文釋例

說文釋例卷十四

安邱王筠毌山學

刪篆

說文兩見之字，大徐概以部分在後者爲重出，何其不審也，許君於會意字，必列於主義所在之部，後人檢之不得，輒增於從義所在之部，此其所以重出也，茲以說文本重之三十八字列於首，而愚見所及附焉，其爲段氏刪之而是者，與已見它篇者，不復書，

叡兩見於玉𣦼二部。玉部當依玉篇作璿。

藍字艸部兩見，後字當依玉篇作蘫。廣韻蘫下云瓜菹也，

出說文，亦确證也。不二字當入改篆欲重出者類聚列於此。下文枕𢀡歁竝同。

吁見口于兩部，當刪在口部者。于下云於也，與典讀於字同，不與毛傳于於也同。毛讀于於同音，明其爲語詞，乃以今字釋古字。此則讀於加本字。象气之舒于。案烏下云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於即烏之古文，可知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皆古文，非借字。後人借于爲語詞，乃加口以別之，故與它字之兩從者不同。乃許君不以吁爲于之重文，豈以分用既久邪？何爲於則合之邪？玉篇吁在口部，與說文次序同。

于部則無盡刪之矣。○于之爲吁。又可以芋徵之。芋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小徐曰。芋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鍇案許君說芋以大葉實根。而大義因之以起。小雅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改爲幠。許則宗毛。乃美而大之之詞也。

剫見刀攴二部。其在攴部者。爲𢿱之重文。當刪。𢿱。閉也。剫。判也。從刀與判義協。與閉義不協。且果有閉義。則於刀部剫下加一語曰。或以爲𢿱字。足矣。必不重出。玉篇𢿱字注不言亦作剫

鞈見鼓革二部。在鼓部者。從革。爲鼛之古文。段氏所據小徐本。革部鞈亦從鼛。知由鼓部遂補。當刪。愚案顧氏鈔本。

兩部皆從革。朱竹君鈔本則革部作鞈，鼓部反作鞈，則諸本異同，由寫者以意為之，不可據也。據玉篇，當刪鼓部之鞈，說見同部重文篇。

柅字木部兩見，其為尿之或體者，玉篇作𡲬，此與杘杼之為兩字者同，不為重出。

敫見出放二部，當刪放部者。是部總數，乇本皆文三，孫氏鮑氏翻宋本皆云文二，知增敫篆而未改總數也。乇本改之，則泯其迹矣。玉篇放部敫下云，或在出部，其出部亦收之。

𡉚見出土二部，之部者，蓋從古文𡉚省；土部者，為封之古

文又有古文𡉚，𡉛蓋從土丰省聲耳，而其形不別，兩字皆不可刪

特以重出類聚

㝵見見彳二部，見部㝵，取也，從見從寸，寸，度之，亦手也，案

此說謂見而後取之，故從見，云寸度之亦手也者，寸從又，

又即手，手所以取物也，度之也者，寸乃五度之一，度所以

度物，此謂揣度其當得與否也，彳部得，行有所得也，從彳

㝵聲，此下出㝵字，云古文省彳，案行有所得也者，猶云行

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重在行，故從彳，與㝵義小別，

衆經音義曰，案衛宏

部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據此則是衞宏始合二字爲一也篁下云從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案其下有重文互與此正相似乃從竹之下不云從互可以例知此字之誣矣且云古文省彳尢爲率意古文在前何由知小篆作得而預省之乎說又見分別文玉篇收之見部亦不以爲得之古文踞見足尸二部當刪其在足部者小徐尸部作居而曰一本從居大徐作踞用其一本是也說文韻譜玉篇廣韻皆無凥字集韻九魚始收之卽據小徐本也雖足部蹲踞也蹲踞也可證字之作踞然蹲踞也正與尸部居蹲也轉注

可證足部當作蹲居也即可證足部踞蹲也之爲後增也又足部䠷踞也此篆及說當刪去而遂上文跨之篆說以居其位何也自跧至踐凡八字同義小徐跳字遠跳在前非也以跨廁其閒則不倫元應凡三引字林跨踞也其一引之而云又躡也此說文所以遂跨于躡字下也其一先引說文跨渡也而後引字林則知跨踞也自出字林以踞易居亦出字林然無論渡也踞也所說皆跨字呂氏未嘗改作䠷後人既遂跨于前矣即于此變體爲䠷用字林踞也之說並改蹲居也爲蹲踞也因增踞蹲也以相爲連屬然玉篇廣韻

皆無蹻字亦足見其杜撰矣抑此渡也當作度也辵部過度也可證後人以度越與制度疑似加水以別之實非涉水也足部越度也文選陸士衡赴洛詩注引越渡也可證彳部徛舉脛有渡也玉篇亦云舉足以渡也而釋宮釋文引說文舉腳有度也其以度爲正亦視此矣

吹字兩見於口欠二部當刪欠部者玉篇收之口部次序與說文同欠部則不收

歗㰱二字皆兩見於口欠二部並當刪其在口部者玉篇嘯字注中不見歗字呦字注云亦作㰱欠部譌作㰱云於糾切愁皃紉乃或功字從之卽不得於糾切

右見口叉二部，當刪口部，部者，玉篇兩部皆收，次序亦竝與說文同。

羑見厶羊二部，當刪厶部，部者，玉篇羊部羑有重文𦍩，厶部𦍩下不出羑，而注中見之，集韻𦍩下，有誘誦而無羑。

𦷦見艸火二部，大徐以火部爲重出，案火部𦷦或係譌字，廣韻二仙如延切內有𦷦字，注引石闕銘云，刑酷𦷦炭，其次此字也，不與然燃相繼，而玉篇艸部𦷦下云，艸也，又爇也，恐說文火部𦷦爲後人增，而孫强輩即據誤本說文而增爇也一義也，正不敢必其爲𦷦之譌，直刪之可也，集韻

以然𦺈爲一字。蘺蘺爲一字。廣韻有蘺無蘺。注並云艸也。

無爇也之說

愷見心豈二部。當刪心部者。玉篇心部愷在快下。與說文心部次序同。豈部收凱字。云凱樂也。或作愷。似說文豈部之愷。係凱之譌。然非也。豈愷古本一字。後乃分用之。故許君收愷於豈部。而不以爲重文。豈下云還師振旅樂也。此義周官大司馬作愷。愷下云康也。與爾雅釋詁同。而時魚藻則作豈。此古本一字之證也。春官大司樂樂師。皆言愷樂。釋文不言有作豈之本。或鄭君時已不知豈爲樂名。眂

豑之愷樂。釋文音洛。與說文愷康也相應。夫樂作則人喜樂。故豈爲樂名。卽爲喜樂。中古欲其有別也。故喜樂之豈加心。旣加之後。而樂名因亦作愷。故許君必爲之區別也。樂名之義少見。故玉篇以豈爲語詞用後世之訓其部中收㡭凱二字。則樂名及快樂也。何以統攝之乎。小徐本枤字下引愷風亦不作凱

恁見心食二部。當删食部者。

悊見心口二部。經義述聞曰。心部悊。當依玉篇廣韻改作惁。案玉篇。惁。先歷切。憋也憂也。廣韻二十三錫。惁。先擊切。

敬也。

沿兩見於水部。據大徐說。以沇之古文沿爲重。口部則是其字本作㕣。又是兩見水口二部矣。然無論誤否。總當刪沇之古文。以口部㕣下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既已深切著明也。從可知許君列重文於兩部。別有說解。後人合併之。多所刪也。玉篇水部沇無古文。沿下亦不云同沇。口部㕣。亦不云沇之古文。

涶見口水二部。當刪口部者。玉篇但收於水部。云吐過切。與唾同。又土禾切。水在西河。

否見口不二部。當刪口部者。抑又有疑焉。干祿字書出否否二字。云上可否。下否泰。余秋室跋謂宋李文仲已指其

謬又引吳任臣說謂見宏明集今案玉篇分毫字樣出否否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鄙反屯否竊疑顧氏顏氏所據說文或不部之否本作否乎從不從短羽之几或縮之而爲否或改之而爲否乎此說大抵不然姑存之以備觸發○玉篇兩部皆收在口部者次序與說文同

拏見𠬪手二部大徐以手部者爲重出非也𠬪部者云巩或加手他重文下無言加者足知非原文也

拏見𦥑手二部當刪𦥑部者即其作拏仿隸作篆亦知爲後人增也玉篇𦥑部注中見之

塗見水土二部當依玉篇刪水部者

𩫏爲部首而又見土部玉篇以兩義皆係諸部首下則當刪土部者

斁見攴土二部大徐攴部無之而土部加注云攴部有斁此重出則是今本挩遺也汲古後補於部末當刪土部者如歗爲嘯之籀文而在欠部也玉篇土部壞注云籀文作斁而出斁於攴部

𧖿蝆二字皆兩見於虫䖵二部虫部之蝆係汲古後補然玉篇引說文以蝆爲𧖿之古文不以爲蟊之古文然則䖵部𧖿蝆並當刪也據釋蟲蠪𧖿食根蟊兩處釋文知唐本說文䖵部有𧖿蝆然陸氏第以𧖿爲蠹

之重文，而不言䋣爲𢇍䋣之專字，亦殊疏也。

梫見木金二部，當删金部者。

輟見車网二部，當删网部者。

院見宀𠂤二部，當删宀部者。寏，周垣也。院，堅也。後人以院爲寏，故附寏下。或謂𠂤部院從𠂤完聲，宀部院從宀完聲，亦強爲之解也。玉篇寏下云或作院，院下云亦作寏。

𥝌見子人二部，當删人部者，而正子部𥝌下之古文孟爲古文保，玉篇是也。或謂以孟爲是，則宲𥝌可從孟聲乎。

劃見畫刀二部，當删畫部者。案畫之古文作𦘾，而又有古

文作劃是從畫而加刀也界畫不宜用刀刀部劃字之上爲劃務二字劃下云剝也務下云剝也劃也可知在刀部爲正而畫部劃小異者此遂之者用爲古文卽字形從古文畫耳不足爲疑卽劃亦兼從畫義而刀爲主義畫則從義也

[illegible]見元申二部元部當作[illegible]說詳繫傳校錄

不見豕亥二部豕之古文玉篇作𢁿與說文同亥之古文玉篇作𠂑與說文異似當作𢁿從久無義且大徐作不說曰與豕同小徐作豕朱竹君顧千里本皆說曰與豕同意然汲古依之剜改

尚未知篆文果同與否未敢議刪也積古齋作丏者与小篆近作丏丏丏者皆与古文近

女部變字重出汲古本五音韻譜皆刪嫡之重文說已見前

言部䜌字之後既出誤註二字後文譌字之後又出之毛本刪譌下者然合併註下之圭聲佳省聲則又漫無決擇也

欠部之欸本不與喜之古文歖同毛本刓改爲一字非也

閑字在門部而毛本又補於木部不分主從矣木部自橥至渠三十

七字朱竹君本朱文藻本汪刻本皆無顧本則有閑字在其中毛氏據本葢亦有之故補之也

鴠下云渴鴠也段氏疑注吾並疑篆所引之曷旦盍旦可旦皆可信也兩字爲名其義並見猶之寒號蟲設加鳥旁豈可通哉月令曷旦釋文云曷本亦作鶡尚不云旦亦作鴠可知唐初說文本尚無鴠字也

鸕字當刪爾雅鸕鷀以鸕一字爲名下文鸕鷀也正與爾雅合是不當有也且漢時或有此名亦只當云盧鷀盧者黑也鷀之色黑

鵁下云鵁鶄也一曰鵁鸕也漢書上林賦作交精然則亦當作交盧目部說中盧字一見精字凡見皆謂眸子卽睛

臚之正字也謂之精者人之精神注於眸子謂之盧者盧黑也韓盧卽韓之黑狗盧龍卽黑水眸子之黑深於黑精也爾雅鳽鵁鶄鳽既從鳥斯交精不必從鳥猶螾衙入耳入耳亦不從蟲刀鷄剖葦剖葦亦不從鳥也烏鵲以傳枝而孕鼉以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或鳽亦交時而孕者與傒考鵙及此二字恐當爾雅既增偏旁之後枝者卽羼入說文

鷐下云鷐風也繼以鷐鸇鴥三字鴥下引詩鴥彼晨風羽部翰下云一名鷐風御覽引作晨桒秦詩晨風篇釋文亦

作晨不云說文作鷐而云鴥說文作鴪則說文鴥篆誤而引詩作晨不誤釋鳥晨風鸇釋文晨本或作鷐亦不云說文作鷐則說文無鷐字可知也由此知說文鸇鷐鴪三字原所以釋秦風而詩先言鴥說文先言鸇者毛傳晨風鸇也鸇是物名先解其名而後鴥可說不似說經者之依文訓義也苟晨本作鷐則當先出而說之不當以毛傳之鸇踞經文鷐之上也繼以鷙字者爾雅疏引舍人曰摯鳥也蓋本作鷙許君所說者舍人注也說晨風既畢而後說疾飛皃之鴪於文順也寫說文者據爾雅或本改鸇字說斯

後人增鶡字所幸鴥下引詩猶未改也則鶡字當刪蘇武詩古詩十九首皆作晨韓詩外傳亦然未必齊魯詩有作鶡者

肉部脃在膬上案脃即膬之俗字也當刪廣韻十三祭脃此芮切引說文小耎易斷也膬同上又七劣切十七薛膬耎而易破玉篇說同十三祭小宗伯注今南陽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脆之脆釋文出脃之脃而說之曰七歲反舊作脺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膬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膬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膬者耎易破恐字誤鈞案說文脃膬相

連而陸氏云字書無此字則後人增肊于說文可知玉篇已引說文肊字（蜀都賦李注亦引之但小作少爲異）則玉篇爲宋人改易可知不但已也（諸書引說文皆曰從某惟大徐本作从而玉篇同之且玉篇詞同說文而不冠以說文者多足正今本之誤其冠以說文者多同今本考朱竹垞序其書得之汲古閣並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旁稽曲證吾恐毛氏張氏皆有改易當求明刻本質之）葢周禮注本作腐臏之臏陸氏作肊之肊則已改之本也今本作脆之脺者葢校者見兩本不同欲存其異文故上字用肊之俗脃下字用脺即陸氏所謂舊作脺誤者也玉篇廣韻皆無脺方言曰揄鋪㠑㡊帗縷葉輸毳也經義述聞說之曰毳古肊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

本又作肔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爲肔錡案老子音義肔河上本作膬則知膬者古字也作毳者省借也又本作肔則已改者也鄭君在漢末尚不作肔況揚雄在前漢荀子在周末其無肔字可知許君爲鄭君前輩安所得肔字而收之且其篆從色非從絶省卽其篆文之譌亦可知爲後增矣國語韋注苦肔也恐亦非原文說文人部僋意膬也廣韻僋字兩見一引此文一云意肔也亦可證其爲古今字艸部荃芥肔也肔當作膬晁說之云唐本說文荃初劣切集韻十七薛荃殊悅切與膬疊韻黑部纂讀若以芥爲齏名曰芥荃也纂初刮切與荃雙聲集韻

十七薛。纂側劣切。則亦疊韻。故讀如之。而茎下亦改爲莽肔也。魚部鮹魚骨耑肔也。玉篇鮹在後增字中。云魚名。廣韻同。知此篆即可疑不獨說解也。集韻麗下收肔脺爲或體。

豆部六字。梪與豆同。䜰𢍏以類似附及此其次也。乃以登豋從後世穀名之豆者。介乎其閒。次第殊爲不倫。茂堂謂二字爲漢製是也。當刪。秦以前由古籒生篆其理順。漢以後由隸生篆。其理逆。許君敘言所本之經皆古文。豈有闌入後世字之理。即糸部紲下云樂浪挈令。觀其文法。知非後人附益。然亦當刪也。令甲必用隸楷是亦以隸生篆。玉篇𢍏字。亦在後

收雜字中且止云都牓切並無訓釋豈說文所有而顧氏
不見邪此字雖未敢議刪究可疑也
冣之或體𩃬當刪從雨何義哉正如霸字譌爲覇矣皆不
知六書者妄作也玉篇亦不收
匕部匙當刪古人名匕名柶豈有匙名經無此字而見於
方言則是漢人名之因造此字實則匕匙一聲之轉其聲
既變即加是爲聲以別之也增字者必附其義近之字故
此字亦加於首與部首相承而說之曰匕也不知許君先
言相與比敘即以匕之訓相次者承之匙頃二字乃匕柶

譬況之義卬卓又以匕從反人直由人取義𠤎字與相與比敘之義正相反故在末耳增此者可謂鹵莽也玉篇匙有重文匙次序在後不似說文之在首也

包部胞字當刪說文之勹今之包也故以包褒說之說文之包今之胞也其說解全是胞義玉篇包下亦沿用其義而又曰今作胞則胞之不出說文可知彼增胞者不敢目爲包之重文而別爲訓釋亦可見其讀說文未貫通也

鮏下云魚臭也鱢下云鮏臭也引周禮膳膏鱢桼鮏鱢與胜臊同音胜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以豕膏說

臊本之鄭司農杜子春以爲犬膏而以膏腥爲豕膏許君又改爲犬膏則胜臊二字誠許君所收也鮏鱢二字當爲後人羼入鮏下云魚臭何合鱢下云鮏臭混鮏鱢而一之何其支離也蓋將别爲說解則與從魚不合故沿鮏字爲說支綴其詞然魚固無由鱢也豈非因胜作鮏以爲魚臭之專字卽因鮏作鱢比而同之不顧其安乎所引周禮仍是豕膏初非魚也且是以意爲之周禮釋文亦不言有作鱢之本○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然則腥臊羶香皆美臭也

故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而庮貍螻皆變其名。羶臊腥則不變。是美惡不嫌同詞也。若特爲魚製鯹鱢字。豈不多事乎。則羶何不別製乎。

迻篆

會意字必兩從。入於主意所在之部。乃正例也。然有一義委曲難明者。許君卽變例入其部中。以取軒豁。如㽞不入囪部而入疋部。頃不入頁部而入匕部。以囪頁之義易見。疋匕之義難明也。列文變例篇中已具言之矣。惟其中容有當入主意部者。

且有似許君誤解者姑獻其疑竢好古君子要刪焉

吠字當入犬部鳴字在鳥部是其比也惟是說曰從口犬文法不甚通恐是從口犮聲之譌也段氏引字林作吠繫傳曰會意或云從犬案當作或云從犮聲蓋經典皆作吠因改說文而別本之從犮聲僅有存者小徐姑存其說也

易字在勿部似當入日部其說字形曰從日一勿即不甚可解勿者旗也將謂一旗展於日中邪六書正譌謂会易以天地之气言陰陽以山水之南北言頗有理竊謂從一

者地也。勿非字。祗象昜气轡勃湊地而出之形。日屬陽。又必日出之後昜气乃可見。所謂狂夫見之以爲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者也。陰晦卽不見矣。

弱在彡部。似當在弜部之末。其說曰。彡象毛氂橈弱也。弱物并。故從二彡。案彡非字。不得言從。故疑其當從弜。弜者彊也。蓋謂弓之有力者也。迫其僘也。膠解筋散狀如毛氂。故以兩彡象之。與部首以相反爲相成也。凡相反者。定在部末。竊疑說文弱字斷爛。後人誤入彡部。說解亦所自作。故云故從二彡。彡非字。而以爲文。許君無此例也。

皿部醠字。玉篇在酉部。是也。皿部皆械器。醠乃酒類也。說

解中皿器也三字亦可疑將以部首說云飯食之用器故加此句以別之邪則部中單訓爲器者正多且有負載器固不第飯器也若在酉部則此三字尚可通或說文爛捝醯字後人掇拾於此酉部醠醢醘三字皆可從皿從酉而以央必右爲聲而不入皿部也卽醯字可知矣

襱之或體襩案龍賣聲不近玉篇襩市欲切與襡市玉切合長襦也連署衣也襩同上此下繼以襱字云袴踦也踦袴也亦與說文不同踦袴或卽今之套袴裥同上然則襩固非襱之重文也集韻三燭襩殊玉切重文作襡襩引說文短衣也然則襩乃襡之

重文也。然短衣與玉篇之長襦相反者。雜記上子羔之襲也。繭衣裳。鄭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纊爲繭。孔疏。謂衣裳相連而緜纊著之也。說文襺。袍衣也。設襺卽是襺丁呂切則鄭不言大。猶襦本短衣。玉篇加言長也。葢襦製如襦。其連裳爲之。如深衣者。則謂之大襦。故玉篇云連署衣也。是知襩當遂之襦下。

鹽部鹼字。玉篇隸鹵部。是也。然玉篇亦不與鹵鹹相繼。或是後增字。鹵莽者增入說文。遂誤云從鹽省。然鹵部卽在鹽部前。不知何以如此粗疏也。似古無此名。故疑古無此

字。

孫在系部，似當在子部，如係字亦會意而入人部是也。然係者絜束也，系爲主，人爲從，尚可入系部，孫則子爲主，系爲從也。

凫在几部，案此字以鳥爲主意，當入鳥部，卽云几訓短羽，與鶩之不能飛者近，因以几爲主意，鳥爲從義，則鶩不已入鳥部乎？鷖與鷞鷛皆凫屬，不皆在鳥部乎？猶可曰此數字皆形聲，不得不入鳥部也。然凫下云舒凫鶩也，從鳥几聲，則其乖刺亦有數端。鶩下云舒凫也，其說甚是，而遂以

說鳧字則不可春秋繁露曰鷺非鳧鳧非鷺也案鷺形似鳧而不能飛故曰舒鳧猶鵝之名舒鴈矣鳧自是水鳥今呼爲水鴨者也而用介疋全句曰舒鳧鶩也彼本說鶩此則說鳧如此立文旣似以鳧爲舒鳧又似說鶩而於鳧無干也其誤一說文通例隸某部者必從某部之義卽會意兼聲而聲卽爲本部首者則亦先表其義而後及其聲如否在不部說之曰從口從不不亦聲是也以此例推之亦當云從鳥從几几亦聲而乃曰從鳥几聲也其誤二卽此云几聲尤知其當在鳥部矣部也字下小徐本云否則聲全書無此謬語

說文漏㒵字後人補之

旬在勹部案當在日部日其主義也且以古文㫗徵之云從勻聲則旬乃勻省聲非會意字也此因旬字以二字分於日之上下有似亘字遂爲所𢿱耳言部訇從勻省聲而籒文作𧦝不省目部旬亦從勻省聲皆可證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云旬均也讀如𦬒𦬒原隰之𦬒易坤爲均今本亦有作旬者金部古文鈞作銞儀禮今文袀作約然則古人借旬爲勻則旬之從勻不亦宜乎

㷡在首部似當入火部其說曰火不明也則首之訓目不

正者義太遠

丿部弗下云撟也從丿從乀從韋省桼丿爲右戾乀爲左戾與撟意合而韋字篆作韋古文作𡍮省之皆與弓形

不相似。豈如弟之古文𢆡從韋省。小篆𢆡即變爲弓邪。然亦毛爲韋省。而非第指其弓爲韋省也。竊意弗字當入弓部。而說其義曰弓檠。說其形曰從弓八象形。說其音曰讀若弼。何也。弼之古文作𢐀。從弗。詩頌佛時仔肩。孟子拂士皆從弗。皆作弼字用。與許說撟也正合。而弼之所以從㢸者。蓋亦與弗從弓同意。秦風之閉。蓋弗之借字也。毛傳。閉紲也。釋文引鄭注周禮曰。弓檠曰䪐。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疏曰。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鈞桼今日藏弓。事正如此。而弗字之形。正與之合。弓檠所

以備弓之枉橈是撟拂之義也是卽輔弼之義也知其當讀若弼者大部⿱大弗从弗聲讀若予違汝弼韓詩外傳引詩弗時仔肩案許君說⿱大弗曰大也與毛公說佛曰大也同義鄭箋則曰佛輔也釋文謂鄭讀若弼然則韓詩作弗者借弓之閉以爲人之弼也毛詩作佛者加人以爲人之弼之專字也許君又收⿱大弗者或出齊魯詩大亦人形從大猶從人也

改篆

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改者多審愼而艸

率時或不免余寡識學殖尤陋謹卽其有據者改之所改與段氏同者或別有發明乃錄之然隨手札記亦或忘段說而與之複幸世之君子覽而正焉

圥𡗜當作圥圥𡗜從圥者五字圥囟坴皆不譌從坴者六字埶睦陸皆不譌從埶者一字陸亦不譌當依此五字正彼九字蓺大從六六象作㕣從入雖作亣與他達切之六疑似固猶是從入從八若作六則與楷書亾作亡變入爲亠者類矣○金刻作亣不作㕣

賁之古文作𡖀而𥅡字從之則作𡖀凡從賁者皆同以物形論之既爲一物不當斷絶也然巢亦一物亦從臼也然則𡖀之變爲𡖀得無因𡖀之隷變爲𡖀與𡖀篆同形因連之以爲别乎五音韻譜作𡖀是也

𡩆下云元聲誤也叀之古文作𡴀其部中有疐字說曰叀者如叀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以此推之則牽篆當作𡩆乃從𡴀意兼聲非從元聲也殆校者忘𡴀字改從𡴀爲元聲耳又案疐下云從叀引而止之也此乃兩句引而止之謂𠘧也𠘧既非莫狄切之冖則非字也非字則第

可解其義而不可出其字故引而止之之上不出𠃊字此必許君原文校者疏略故未妄增也牽下說云象引牛之縻也其義本與疐近而其文法又同象引牛之縻之上不得如小徐加𠃊字

言部詽說文韻譜作訮是也此依楷法變之耳泝字說文作㴑亦可證也訴下云厈省聲亦當作㡿聲其重文愬謝所從之朔亦由屰得聲也訴旁直是厈不當言省厈乃厂之籀文又無從得聲

訟之古文䜌谷古音裕聲本不諧況玉篇作訟似篆本作𧮭公從八而此從𠔁八𠔁意本近否則從言從八從公公

亦聲也。入訓別與訟義合。抑或偶於入上加入重疊以爲文飾也。此字未可遽改。存之以備觸發。金刻公有㕣𠙵㕣三體

𠬞之重文𢪒從兩手。恐篆本作𢪒反一手以見意。與𠬞分餘省耳。其形自同。此乃以會意兼指事字也。若直從兩手。則汗簡拜之古文𢱭亦是兩手。其爲所事何等。未可知也。

說文𦣞從二臣相違。北從二人相背。此例頗多。郎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嶽字。度尙碑入分讎字。吾皆愛之。嶽從㹜乃見兩犬守護之意。雔作𨿅乃見兩鳥相悅之情。非取字形配合可愛也。○齊侯鎛鐘拜作𢱭。汗簡似誤。

鬲部⿰鬲午各本誤從牛，段氏改之矣，其改食部餳爲餳尤爲卓識。

䰜當作⿱弜鬲，說云气上出，則弜不當在旁，小徐說解中皆作⿱羽鬲，玉篇亦然

經義述聞曰，說文目部前有眛字，目不明也，字從午未之未爲聲，玉篇音莫葢切，後有眜字，目不正也，字從本末之末爲聲，玉篇音莫達切，故廣韻去聲第十四部，眛、⿰目市、眛，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眜，目暗也，入聲第十三部，眜，目不正也，莫撥切，正與玉篇同，葢眜之言昧也，說文眛，闇也

玉篇眛莫潰切正與目暗之眛同音也眛之言眥也說文眥目不正也玉篇眥亡達切正與目不正之眛同音也而今本目不明之眛右畔誤寫本末之末而音莫撥切目不正之眛右畔誤寫午未之未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誤作明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誤作明筠案此蓋明人或毛斧季輩據今本說文改之而莫達切之音尚不誤可據廣韻眛目不正也莫撥切以正之吳都賦注引眛目不明也門撥切其字又訛從日

眀當作[glyph]依恖字而略變之蓋目字象形不必兩也[glyph]則會意不如是不足見左右視之意博古圖有[glyph][glyph]兩體並

釋爲瞿

叚之重文𠬣當依玉篇作叚但多一筆其餘皆同也段之從殳耑省聲也𠬣字乃不分段叚者所改

䍜當作䍜今本以其目連書直下非也而鐘鼎亦多作䍜省其目

鸐鴑二字說文韻譜作翟鴑是也玉篇翟鴾毋卽離也或作鴑鴑鴾也鴑音奴鳥名不收翟字廣韻鴑鴾也翟上同不收鸐鴑月令田鼠化爲鴑鄭注鴑鴾毋疏云鴑鴾毋爾雅文今此註毋無毋當作牟謂牟無也釋文鴑音如母無

也蔡云鶉鴿之屬又出毋無二字宋本作毋無爾雅釋文鴽音如鴾字或作牟音謀毋如字李音無舍人本作蕪然則鄭注本作毋無爾雅本作牟毋許宗爾雅而毋譌母也呂覽淮南子並作鴽集韻翟鴽下引說文韻會六魚鴽下云說文本作翟牟毋也從隹如聲又云今文作鴽則是黃氏所據本無鴽字

鵻有或體隼玉篇鵻下云或作隼案此蓋古文作隼後加鳥旁說文之鵻小徐韻譜作鵻是也後人多見鵻少見䧿遂譌耳鵻字蓋後人所作不應見於說文隹鳥兼從將介

於長尾短尾之閒乎小雅翩翩者鵻釋文云鵻本又作隹陸氏所謂又作隹者殆古本乎隹聲卽安得思允切抑此隼聲亦裘從求聲之比○大戴禮曾子疾篇鷹鶽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案鶽卽鵻

鳥之古文[seal script]當依汗簡作[seal script][seal script]當作[seal script]其一頭兩翅並同惟足分有爪無爪耳說詳說文韻譜校且書中從[seal script]者多作[seal script]亦當補[seal script]字兩翼又各省一筆矣不可如[seal script]之右翅省左翅不省無此鳥也然秦碑卽作[seal script]則此字之譌久矣

骨部髀之古文𩨨，玉篇集韻皆作䠋，𧾷蓋足譌也。

肉篆作𡿨，與日月字混，朱文藻繫傳攷異作𡿨，是也，繹山碑作𡿨，日月作𡿨，苟有別焉，亦可從也。

膞之古文𦢊，玉篇作𦢊，重並異耳，段氏曰，從日蓋誤。

肰之古文𦚱，玉篇作𦚱，則是字本作𦚱也，集韻作𦛜，則所据者如今本。

𠥩當依集韻作𠥩，從匚不從匸，餘見誤字篇。

箕之古文𠀠，五音韻譜作𠀠，皆譌也，當作𠀠，上象形，下從廾，兩手簸之也，𠀠小徐本云籀文，是也，𠀠全象箕形。

𠀠則割裂上半以爲八籒文漸多不顧其安又與石鼓文之𠀘相似故知之小徐以𠀘爲古文則又誤也𠀠由古文𠀠而變𠀘卽由古文𠀠而變耳變𠀠爲丌至爲鹵莽與閞變爲開相似遂爲變篆爲隸之先聲如𠀠隸作具是也許君說箕字曰下其丌也亦近望文爲義箕不須用物薦之

𢌿當作𢌿從鬼頭之由得聲乃從畀者如鼻箅𡩩痹之類上有所承斯作甶不便變而爲田猶之可也若異淠二字何妨存之以爲餼羊今惟淠從由卽從畏禺二字者其誤亦猶此

巫之古文𢍉下半似艸似廾非也當依籀𢍉字改從廾甘部𣦼當據繫傳音歷改爲𣦼雖金刻蔑曆字邑卣遻𢑱皆作𣦼𣪘卣作𣦼其甘小變上半皆是麻非厤麻非字且以歷推之亦可見讀若函似亦非是阮氏以歷字代之以密勿說之蓋蔑曆皆假借字雖非雙聲疊韻然形容之詞音必相近函之於蔑其音太遠似阮氏說是

豆之古文𣅽段氏據小徐本作𣅽案不應上出當依玉篇作𣅽〇者豆之腹也一者所盛之物也小篆遂其一於上如𥁑之一在皿上也餘則古文篆文並同見異而遷不加

精思未有不誤者。豐之古文豐玉篇作豐亦可證。○金刻有[古文]及豆

鉊之或體盬當作盬說詳繫傳校錄。

皀當依食部諸古文作[古文]乃足象穀在裹中形篆文起筆

上出與豆同誤。又曳其●而長之遂似白字非也或曰不

嫌於日部之皀乎。日日字古文以說文韻譜作[古文]爲正今

本古文作[古文]毛本作[古文]。五音韻譜從古文者作[古文]。金刻從日者亦多如此皆

非也日形非橢圓[古文]又似日中有黑子是禨祥也皀字亦

可議。五音韻譜作[古文]乃依食字改之非也而食部諸古文

段氏皆改從皀矣不潛心也夢英作皀是。

韋之古文𡕥矣從日非也玉篇亦誤巾部𢄼從𡕥矣中從○是也革𠦝皆從○象形故知之𠂆𠂆小異不拘

曑當從曑凡從參者從曐不從曑參字放此段氏全本皆作曑矣想倩人作篆未檢改也

叒字不足象形石鼓文有𦱶字葢叒本作𦱶師寰敦器蓋若字皆作𦱶象木尃孛形若字葢亦作𦱶即𦱶之重文加口者如叒字之象根形是以說文之叒木乇皆作若木並非同音假借也即其籀文𦱶亦當作𦱶是以玉篇叒下有籀文叒若下亦有籀文𦱶足知叒若之爲一字而𦱶作𦱶

之非誣而叒作𣎵之非皮傳也葢漢人猶多作桒是以八
分桑字作桒隸辨引二文無作桑者集韻類篇桑古作桒
並足徵也𣎵變爲卉者猶艸變廾芔變卉曲者直之也若
又字變爲十者則𠬞變廾之外無有也說文收若於艸部
從艸右聲亦似誤虫部𧑒下云若省聲或當作𠬞聲○博
古圖𣎵𦱶皆釋爲若

𦥑當作𦥑繫傳考異不誤籀文𦥑可證

𦮙當作𦮙從六篇普活切之𣎵非七篇匹刃切之𣎵

𣊫當作曐且當爲星之古文許君誤然曐下云古○復注

中。○大徐作口誤。故與日同。亦足徵也。特○而注中。亦非日字。㝵為定形。亙𤔲等字不足據。況𣄰𢍁定當從肉。將又謂○亦肉之變體乎。

宀當作⌒。乃一極兩宇兩牆之形也。古籀文之從⌒⌒者。乃斷⌒為⌒。又連⌒為⌒也。直成莫狄切之⌒矣。說解云交覆者。對广祗一牆而言。而广亦當作⌒。惟㝃字是玉篇冢寓二字無首筆。餘古文皆從宀。知是時誤者尚少。當一切改之。積古齋諸鼎銘。寶字多從⌒。大壺。叔匜。爵。鼎。伯彝。吳禾彝。𠂤彝。寶字皆從⌒。向彝𠆭字同。尤象屋形。

甶為鬼頭，而鬼部字皆從甶，是從由矣。甶部所轄三字，亦誤從由。

〔篆〕當作〔篆〕，五音韻譜不誤，從〔篆〕不從〔篆〕。

豕下云蹏二足如篆，是蹏三足也，當作〔篆〕，〔篆〕〔篆〕〔篆〕亦當作〔篆〕〔篆〕〔篆〕，凡絆畜之足者，皆絆其前兩足，事理有其至當，古今不能異宜。

〔篆〕部〔篆〕之古文〔篆〕，當依玉篇作〔篆〕，〔篆〕從篆文〔篆〕之二，〔篆〕即當從古文〔篆〕之二也，玉篇古文〔篆〕作〔篆〕，則亦誤，當作〔篆〕，又疑當改〔篆〕為〔篆〕。

□正文作□似非此依目錄下云與禽离頭同内部禽下又言之蓋謂同其凶也以古文□推之當本作□□□亦本作□□由中斷之則爲□由兩旁斷之則爲凶是以不同而□又變爲凹乃全不相似矣石鼓文□字禽彝作□太祝禽鼎作□其□皆連而不斷可證兕四足一尾而兕兩足者此疾走象也走既疾則恍忽祇見其兩足犬兔皆善走皆象其兩足豈可曰犬兔從儿乎而兕下說曰古文從儿必望文爲義者所增也

馬之籒文當依說文韻譜作□又玉篇先列影籒文後列

影古文當依之○再以騧之籒文[篆]亦誤午為牛例推之馬之籒文似當作[篆]而說之曰籒文再出[篆]而說之曰古文馬與[篆]同有髦其意若曰古文亦同於籒文但有髦為異耳不然篆文[篆]亦有髦但連於首耳非無髦也若籒文亦有髦則三文所同何以特記之曰有髦乎然又恐騧字用為偏旁以地狹而省髦亦未可知姑發其端以待決擇玉篇之影少尾不可從

鷹篆誤金石索天乙閣藏石鼓文鷹字作[篆][篆]繹山碑作[篆]當合兩文而作[篆]既云一角則石鼓但有兩耳非

也其喙與胸當如鹿足尾則改不改皆可且知[illegible]乃籒

文薦說文失收

[illegible]當依石鼓文作[illegible]岐出者角也角之外兩耳也其上揚而右向者喙也向左而下池者項與胸也說云鳥鹿足相似者鳥二足而篆似一鹿四足而篆似二非省之也善飛善走者足必屈屈則相竝時多見其彷彿而已故不似馬象之類平列四足也

[illegible]當依石鼓文作[illegible]下半與鹿同亦有脊有尾又案石鼓[illegible]字甚明劃說文無之玉篇生冀切獸似貍

犾當作犾反一犬以見相齧之意獄獄當作嶽嶽乃足見伺察守護之意吾於西嶽華山廟碑額嶽字知之。

嶽字見博古圖。

嶽之古文說文韻譜作𡶳是也五音韻譜尚近之汲古最謬。段氏自造古文多歧亡羊矣玉篇作𡶳故知小徐是也。

云當作云凡從云者不可下曲。艸部芸譌作芸

心部𢙣下云旡聲。汲古旡譌先。繫傳曰旡音既案所從者非小篆乃古文𢙣𢙣篆從先直與朁之正文兂同形傳寫譌

也當作[illegible]若依石鼓文[illegible]字改之亦當作[illegible]。
[illegible]當作[illegible]今本少一筆至於[illegible]譌為由則[illegible]部甹字
先譌矣。
[illegible]下云疾雨也箋釋之以疾則聲兼義不當從㬎曬字。
當從暴疾字作[illegible]段氏注中瀑暴字皆改而篆未改此
亦倩人之故也。
[illegible]當作[illegible]注中否聲當作咅聲說詳說文韻譜校。
[illegible]集韻引作[illegible]玉篇同以[illegible]字例推之亦當作[illegible]蔓英篆
是。

絕之古文𢇍當作𢇍說云二絲而篆從四幺譌也
系竹當作系竹仍是從蚰少直其尾耳以𢦏字知之字書
從竹作𥳑弗思耳矣上文系𥿋則小徐既作系𢇍矣可從
也案虫蚰䖵同物即同字如古文以屮為艸字之比不獨
融䖵一字可證虫䖵一字也小蟲多類聚故三之以象其
多兩之者省之也一之者以象其首尾之形也至於字分
三形而又各有從之者即分三音三義又孳育之一法也
而篆字之體葢本作𠃌大首而曲身蠕動不能條直也後
取配合乃曲之為㠯試思小蟲之屬能盤曲如蛇乎惟人觸之

則盤曲者多。乃曲之既久一遇古文輒直之似竹矣此亦所謂扶醉人者也。爾雅釋蟲釋文云本亦作虫相承假借用耳筠案此亦可證。

𦰶字不甚象形古文作𦰶即省之亦當作𦰶不得徑似萬字也此亦小篆不顧其安之一端矣或亦如禽兕之類本作𦰶乎萬英作𦰶朱鈔小徐本作𦰶則又上連而下不連

𦰶當作𦰶玉篇正作𦰶說見前㫃下

觀文

易曰觀乎人文夫文字既著竹帛則其平敷同矣

績畫亦未始不平敷然色有濃淡面有向背易爲

意會也若文字必知觀之之法則思過半矣

天類之平看者☉☽是也豎起看者⌒〜雨是也雲生於

地下細而上大與烟同形雨說已見象形篇

地類豎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有當放倒看

者巛是也谷𡿨二字皆從巜畫水者其形皆然水紋忽起

忽滅長短不齊非許君所云中有微陽也

人類多豎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鋪看者止

足是也放倒看者目是也非許君所謂重童也

物類亦多尌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脊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舟字上象艙。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不作舵者。舟有無舵者也。車以方者爲輿。橫貫者爲軸。植者爲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不作輈者。黃帝觀轉蓬而造車。毛詩以權輿爲始。故車字第有輪輿。從其朔也。兼容車之無輈者也。今河南猶多此制。

故說解曰輿輪之總名。亦指字形無輈而言。博古圖或有輈。然其文作車。是輪與輿皆平。非物情也。

𡬶類亦有尌起看者㞢出發是也𡬶字必平看舁字亦平看舁共舉也兩人共舉一物則手相近而肱相遠上從臼彼一人之手也下從𠬜此一人之手也兩人之指爪併力是共舉之狀也此字雖上下兩體然以東西說之南北說之皆可不可以上下說之也段氏泥又手之說以說此字誤也況丮夕爲夙臼辰爲晨段氏又謂聖人以文字教天下之勤矣如又手也何勤之有

糾徐

大徐不必糾也但依茂堂可矣余前所札記有可

附者卽附之餘若干條小有發明是雞肋也姑存於此云爾

言部說下云從言兌几部兌下云說也其說固相比附然小徐本作兌聲是也易曰兌說也孔子本以聲訓義大徐疑其非聲刪之耳卽廣韻之從兌之字凡十六從說省之字一祱從兌省以祱能說神且兄聲不相近故云然若敓挩之類祇可言兌聲矣且說字卽如大徐之意亦當云從言從兌不可云從言兌言者一人兌者又一人也亦足徵其既刪聲字而又忘增從字矣烏部鴙從說省聲弋雪切

无可證說下既刪聲字遂改鵵下之兌聲為說省聲也喜

說失爇切談說弋雪切許君既以說釋也解說字是以喜

說為本義而大徐不知反以弋雪切之鵵為說省聲也且

形聲祇取聲之諧鵵從兌聲自諧矣何取乎說省乎不觀

說命禮記引作兌命乎

隸下云篆文隸從古文之體大徐曰未詳古文所出案革

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字之象西下云象古文

丣今改之形彼處皆有古文而此獨無者非挩佚也隸即古

文不必別求古文也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

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用者也。惟隸隸二字，獨生變例，遂啟大徐之疑，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弟酉下文法不同，可知其體初無異也。款款亦以祟柰爲聲，與此正同，而款爲或體，此從祟先於從柰之比也。

饆下云𡘲聲，大徐曰，𡘲音忽，非聲，疑奔字之誤。桒下文有

或體𤔲從弆鼎臣無容不見或其意謂本字既譌後人遂以正字爲或體邪而不言何也蓋鼎臣初不識廾聲賁䢅二字之廾聲大徐不改弆蕢下小徐皆廾聲大徐皆賁省聲蕢之或體𧶠下小徐作賁聲大徐作賁不省一切改易泯沒其迹然賁從廾聲則諸字之從賁聲者與廾聲不異也卽不識廾聲獨不見字之一貫乎○鐘鼎文𤔲作[illegible]𢯻作[illegible]皆與䢅不甚同

移下云多聲大徐疑其不相近案從多聲者惟哆䟌二字唐韻與古音同其趍誃眵栘侈袳郺烗姼垑鉹䞾䜽及從

多省聲之宜唐韻與古音異與移之多聲者同徐氏皆不疑何也

⿸厂交下云交聲徐氏以爲非聲竝四聲亦忘之邪較駮皆從交聲

向下云從宀口或口之譌直是通孔而已當云象形小徐通人气之說支。積古齋向彝作⿰亻冋以小篆言之誠從口然鐘鼎文中字作中者多作中者少亦初不一律

西部云讀若晉小徐無此句此即亞部晉字也其下祇一闕字小徐同此必晉字下說解捝佚校者自加闕字二徐因之

也。使許君自定爲闕則是無音無義矣。夫字義失傳。理之所有若並音失之則古人學由口授無音之字。安得存其形乎。且安得有字同其讀乎。凡校書。不可治本書之例。乃使後人緣隙以用心如氏部𢦏字。小徐本云家本無注繫傳云二一本作許氏無此字。如此則人意了然矣。大徐乃治許君之例而改注曰闕遂似本文固然者。可謂不善學許君矣。水經注。注與經用字不同例。故經注混淆者。戴東原能別出之是可法也

匕部頃大徐曰。匕者。有所比附。不正也。案許君以比敘釋

匕鼎臣綠之以生比附之義非也頃及上文跂字自從部首說中一名柶之匕故跂下云匕頭頃也卽以頃字承之言人頭不正如匕也脈絡分明了然言下不須橫生枝節也

款下云從欠𥨊省此下小徐有聲字宀部𥨊從𢽿聲讀若贅之芮切夫許君虞書曰𥨊三苗之𥨊又部𢽿從祟聲讀若贅切引𥨊三苗今本作竄孟子作殺則𥻆之省借也與款之作管切者本無不合顧不曰祟聲而曰𢽿省聲者則如大徐所說然徑刪聲字蓋不知說文之例凡從形聲字之省者

必兼意也。㝕字。鮑刻大徐本。汪刻小徐本。皆譌又爲欠。

心部㦔。大徐曰。疢非聲。案土部𡋯亦從疢聲。

𢼸下云攴聲。大徐改爲𠬛省聲。案𠬛字從攴聲。大徐刪聲字。因並改此注。蓋不悟攴即𠬛之入聲也。

鈔存

筠之專治說文也。自癸未冬始。十閱月而成一書。凡十五卷。名曰說文鈔。友人或寫去。今日觀之。太淺薄矣。刺取若干條存之。以志功候云爾。

大徐云。𨘢俗作躁。案論語作躁。且走部中字。𨘢躁也。是即

躍也趌半步也讀若跬同是卽跬也𧼯僵也是卽踣也𧾂

下引左傳輔𧾂今本作躒也趘喪辟趘禮皆作踊也𧾣止

行也禮皆作蹕也趒雀行也是卽跳也蓋走足義近故通

用不必以說文不收卽云俗也

玉部之瓛卽禮之桓圭也而說解亦曰桓圭門部之闠闠

卽今之繽紛也而說解則曰闠紛桓紛皆用借字䞓下云

紛䞓卽今之紛紜也說文無繽紜二字則知後人於連語

必使齊同卒然使之同從糸旁也

雒下云鵅鵋也鳥部無此二字當依爾雅釋文作忌欺

琨下引虞書揚州貢瑤琨說文引禹貢皆云夏書此虞字誤。

祠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鄭本月令及作更故注說甚費力及字殆原文也。

遄下引易曰㠯事遄往今損初九爻詞㠯作已即此徵㠯已以之為一字而解已事為己身之事者謬也。

營下引詩營營青蠅小雅釋文營營如字往來皃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案此則今本非誤然爻部楙下黽部蠅下皆引作營營與毛詩同或元朗未細檢邪抑營下熒省聲本

作營省聲故引營營青蠅以證之讀者以篆文作營誤謂引經以證篆文遂改爲營營邪凡字從𤇾者例言熒省聲然褮下云設緜蕝爲營卽云營（大徐作榮非）省聲矣故吾生此疑也

鷯下云刀鷯剖葦食其中蟲案此語相連爲義乃爾雅云鳭鷯剖葦郭注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是謂鳭鷯又名剖葦也夫以其能爲其名固有此理爾雅鴷斲木吾鄉今呼爲啄木蟲矣然必如爾雅立文乃可若說文之說苟以剖葦爲別名則食其中蟲何所承哉且以能剖葦故名

曰刀乃釋文爲丁堯反已音凋矣而字猶從刀也玉篇廣韻直從刁作鳭矣夫漢書作刀斗則刁乃刀之俗別文形隨音變初無足怪而廣韻刁下引風俗通以刁姓爲齊豎刁之後且曰俗作刀顛倒是非乃至於此且寺人而有後也則驟馬犗牛皆生駒犢矣

綟下云帛騅色也詩曰毳衣如綟綟當依詩作菼此引經以證字義非以證字形也後人改之耳鄭箋曰毳衣之屬有五色其青者如鵻郭璞云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閒案此兩騅字當依說文作騅爾雅隹其鳺鴀詩翩翩者鵻毛

傳鵻夫不也案爾雅之鳺鴀當依毛傳作夫不詩及毛傳之鵻又當依爾雅作隹隹爲短尾禽之總名無妨又爲夫不之專名也說文鵻隼一字祝鳩也鵻玉篇作鵻是今說文捝一畫鳥隹兼從則無雜也卽作鵻亦不如作隼也爾雅曰蒼白雜毛騅說文則曰蒼黑雜毛黑字似誤是今所謂菊花青者也

紲下引左氏臣負羈紲今本作絏五經文字曰緣廟諱變可知唐以前無絏字也

軓下引周禮立當前軓大行人職軓作疾疾乃戾之譌也

毛詩蓼蕭正義論語鄉黨邢疏引之皆作㑀㑀胡古通䩕之向上曲處如喉胡也乃譬況之名軓則有所的指矣

瑮下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瑩下又引之曰如玉之瑩案齊論多於魯論者問王知道二篇問王葢問玉也篆文王玉同形許君所引葢即其文家語問玉篇則以戴記聘義經解仲尼燕居諸篇輯成王子雍所僞造也

雝䑛儀霥乳蠲虹酎八字下皆引明堂月令與今戴記月令相似似卽鄭注所謂王居明堂禮也王伯厚曰儀禮古經五十六篇篇名頗見於它書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

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吳艸廬輯月令禮器鄭注所引凡十事逸周書有月令今亡吳淑南唐人宋初獻事類賦其中尙引王居明堂禮蓋及見此書王伯厚當宋末卽作揣測之詞矣是古儀禮亡於南渡時也蒩下引禮曰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案逸周書作雒解曰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許君所引或卽此文邪公羊文十二年傳疏曰燾詁爲覆若周書燾以黃土之類是也與今本異

段氏引白虎通獨斷。是二書。一在許君前。一在後。亹者釁之俗體。衆經音義卷一。出𡖅字而說之曰。義鎮反。釁𡖅也。玉篇亹下收俗𡓶字。亦一證。釁隸變部。[illegible]字玉篇作[illegible]故亹又加土作𡓶。後漢書周章傳。王無絕天之釁。亦是𡖅亹。義如惡。俗作悪。石門頌作𢙣帶。經典。釋文多作帶。自是隸書。不可以六書繩之。又作𡔄者。葢由疑土無義。妄億其爲文之譌。從之以諧聲。或且以𡔄爲古字。則從且何以解焉。亹音娓。大雅鳧鷖。卽安得讀如門。亹固讀如門也。漢志浩亹亦音門。門眉雙聲。故又借釁爲眉。亹亹又眉聲之轉。

皆以聲爲用。不得牽連字義也。大徐新修字義出疊字而說之曰當作娓。正不必然。

乳下引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於高禖以請子。此與戴記詞相類。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與許君所引文意正相連屬。

蠲下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戴記作爲螢。逸周書時訓解亦然。淮南子時則訓曰。腐艸化爲蚈。高注蚈。馬蚿也。一曰螢。火蚈音谿。案螢蚈蚿三字。說文皆無蚈。字書音牽。與蠲音近。然䀘讀若攜。又苦兮切。幵古兮切。皆從幵聲之字。

故高氏曰蚈音谿字書蚈音牽者以唐韻幵古賢切也然竟不收谿音則漏矣蠲蚈蚿三字同韻故各書不同而螢則熒之分别文也爾雅釋蟲熒火即炤熒者屋下鐙燭之光熒火細微其光熒熒故借用之

䧳下云黃倉庚也爾雅釋文引文釋云離黃倉庚也此習明字科者所刪連篆文讀之耳非黃栗留之比

横下云所以几器五音韻譜几作支疑當作庋内則鄭注庋字釋文作庪云字又作庋本亦作㡣爾雅祭山曰庪縣釋文庪本或作庋又作攱然庪庋攱三字說文皆不收案

春官小史注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似當作匭簋之古文也集韻收几軌于五旨收庋于四紙聲近可通古無庋字故借几字用之

秦下云從禾舂省舂當作舂舂篆從艸屯秦舂篆從午炏

罪下云從网非當增聲字罪乃捕魚竹网也魚有何非而网之哉葢自秦借罪爲辠遂與罷從网能一例觀之刪去聲字耳

漸下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五音韻譜云漸次也水出丹陽南入海此既加次也之說卽刪原文以符其字

數也。然漸次之義，與首部不相關會，說文無此例。本部自

氵至海，凡百五十字，皆水名。以下乃潮汐波瀾之類，而後

及沐浴汗液之類，終以瀨湓之類，先實後虛，先巨後細，而

假借終焉。此次第之不可淆者，說文諸大部皆然。安得於

漸字早有漸次之義，且冠水名之上乎。

擨下云：从手有所把也。下文說字形，乃曰從手厥聲。 綠下云：織絹从糸

貫杼也。申下云：从臼自持也。三从字皆當作以。商下云：从

外知內也。別本固有作以者。

乾之籀文作乾，軟部歎下云：籀文。據此則歎亦軟之籀文矣

盋說解挩佚後人箋記闕字非許君本文也然毛氏初印本作𢁬乚不從𣪊孫鮑二本同毛氏剜改盋依五音韻譜也玉篇廣韻皆無𣪊𢁬二字無從辨其孰爲是非集韻二僊則乾有𣪊𢁬兩重文似乘釆兩本廿八翰則𣪊𣪊𣪊分收

揰下云舉手下手也案此今所謂揖也揖下云讓也說文辨讓字作攘此借用案儀禮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此卽今所謂拱也拱下云斂手也蓋與袖手相似拱而尚左拱而尚右平居卽然不必正立拱手之有所致敬也大抵拱者手不動揖者手向前厭者手薄心揰則周禮之肅拜也

田部畜下云田畜也淮南子曰元田為畜繫傳曰畜發起於微也緜𢆯訓小謹故言微若從元則無由謂之微矣卽此語徵之知所据本原從𢆯畜下云魯郊禮畜从田兹兹益也案艸部茲下云艸木多益從艸絲省聲五音韻譜作玆省聲元部玆下云黑也元部之前為叀部其古文作𢆯部中叀下云從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牛部牽下云引前也從牛象引牛之縻也元聲今綜諸字觀之乃恍然於畜牽二字皆從𢆯非從元也卽嗇之從兹知非元部之玆而艸部之茲亦當收於叀部從二𢆯無論絲省茲省皆是四篇於蚰切之𢆯無由知其為省也

石鼓文作𦸋雖不能決其從二𠫓而不當在艸部則可決也今人以木貫牛鼻謂之鼻桐以銕夾牛鼻謂之鼻鉗以銕貫豕鼻謂之鼻橛未見叀馬之鼻者或馬爲牛之譌也說云田畜則𠫓之而縻於田中此事理也故淮南子曰𠫓田爲畜若段氏謂即畇畇原隰之意則與六畜何涉不知其從何得意也晉郊禮畜作嘼者重祭事尊異其詞而其意則合時和年豐博碩肥腯爲一義茲益也者不但牛畊爲有益於田之物吾鄉冬日賄牧人牛羊既飽之後必驅之臥於已田中至春田肥勝糞種也元𠫓二字其上一俯

一仰形似易譌故許君兩部相次以明其異使人於凡從此者可依類以求庶不譌也五音篇海云䕻音茲從茲非音茲魯郊禮䕻許君云魯郊禮畜從茲田者君曰魯之郊禮之用畜字也其體從茲田此改爲䕻而斷爲四字句誤也變畜爲䕻猶之一元大武之意又益也又字誤益乃茲之訓非䕻之訓也此說雖鹵莽然足徵所據之說文猶從茲益之茲非二元之茲也水部滋下云益也䕻與艸部茲爲一字遞加分別文也而其篆則從二元之茲䕻亦二㞢之茲之譌而茲不當在艸部益明矣

陧下云讀若虹蜺之蜺可知沈休文郊居賦雌霓連蜷王元禮讀霓爲五激反乃漢音固然又案霓下云屈虹蜺下

云寒蜩本注則借蜺爲霓也。西京賦注墆霓高皃霓五結切東京賦以列設錣霓哲爲韻。

敵適蹢謫鷸滴䵂樀𥟖嫡摘鏑等字皆從啻聲楷書作商。惟𥟖字尙是本形用者少故也集韻以滳爲說文之滴似今說文譌或見說文無滳而以滴當之豈知滴卽滴字古今韻略改士昏禮鄭注三商爲三商可謂武斷。其合盼盻爲一亦大謬。竊意啻䔲蔕之本字上聲下形乃以諧聲定象形爲象形之變例。廣韻商都歷切本也。六書正譌曰木根果蔕皆曰啻。兼本根言之似非。自有氐柢二字矣二說似皆可據正譌篆作啇似勝說文

從口其楷書作啇不商不啻似猶在明昧之閒大約果蔕其本義借爲不啻而轉爲翅音乃更作蔕字（艸部蔕瓜當也）故尙書作啻孟子作翅所用不一可知爲借矣苟以語時不啻而特造一字似非理之所安惟是爾雅釋木棗李曰疐之初學記引孫叔然曰疐去柢也曲禮之言削瓜也曰士疐之孔疏以疐爲脫華處案脫華處不過皮牆耳蔕則苦於口不中食仍以叔然說爲是顧兩書皆借疐不用啻亦不用蔕姑存之俟質

思下云囟聲竊謂兼取其義人之能記在腦故有遺忘則

仰而思之俗謂之問腦

十五篇中目錄許君本文也卷首目錄鼎臣所增也故其作篆與蔓英似者多與十五篇目及書中正文或不同蔓英所書亥第與今本不同者凡八事亼會倉蔓英作會倉亼市帛白㡀黹作㡀黹市帛白北丘作丘北臥身㐆衣褎老毛毳尸尺尾十五篇目錄及八篇正文皆如此作褎老毛毳尸尺尾臥身㐆衣鼎臣所加之目錄同此包茍作茍包勹几作几勹血部後少丶部子部後多子部至其筆勢音注異者甚多姑舉其大異者言之辠下云陌包與汲古初印莫交切合剜改里之

切則不合。疋下云山呂與所葅切不合。詰下卬以競字。謬。

㚔下云巨恭與居竦切不合。㕈下卬以發字。謬。白下云蒲

革。與七篇白黑之白同音。謬。叀下云上絹與職緣切不合。

豊作豐。九經字樣禮下云說文從冊與此正同。然恐非是

來下云乎南與胡感切不合。亯克作亯不同。白作白。則非

從入合二矣。兆作㕥。似從兩人字。謬。至於前後十二部皆

承亼部亼几自可通也。眥下云尸誘與百下云式九不同。

是與說文立異也。包下云音包。謬。冉下云耳占。則勝唐韻

之而剡切。冄䒦頯之古文也。希作𢂬。說文希之籀文𢂬。

此少一筆。鹵作𠧢。兼西之篆文籀文而從之。鹽字仍從鹵也。㘝作㘝。與玉篇廣韻同。蓋說文傳寫誤。𠙹作𠙹。謬。切以方九二謬。印以由字三謬。𠬝作𠬝。謬。𠃊作𠃊。謬。𣎳作𣎳。與古𢦏字左方亦不似。郭恕先與婁英書曰。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案石本少丨部而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恕先言不讎。又云孑字合收在子部。今說文固在了部。豈恕先不檢說文而依約作札邪。兩人與鼎臣同時。其所據本已乖異如此。今見兩種書。皆謂婁英書部首五百三十九字。是耳食也。

羧羵二字。說曰。羊相羧羵也。以音揣之。蓋與周禮之委積

同意羊性寒則散熱則聚時當酷暑則必互相登陟如積薪然磊磊落落白石山也故夏夜牧人必數起敺而使之散恐其相覆壓以致疾集韻以爲羊疫殆由𦍩羵而生疫也若以𦍩羵爲羊疫之名則許說曰相豈可通乎羶下云羣羊相羵也似𦍩下之羊相羵也亦不必補𦍩字然玉篇羶下作積則說文涉上文而誤然積亦𦍩羵之意

補敢曆二字說

卷三形聲篇中謂敢字可從古聲占聲今知非也無論篆法何似皆是甘聲吾前據齊侯鎛鐘作[illegible]以爲古聲然是鐘鐺字作[illegible]旨從甘必不可從古又曶鼎亦作[illegible]則

知䏑所從之㫐与㫐及曆所從之㔾同一甘之變文也豆之小篆豆變𠙵為𠄚与此正同本卷改篆篇曆字今案博古圖周淮父卣䀁作𤔲曆其甘亦作㔾秝亦作林器作蔑曆則秝變為𥝢甘省為口可知作林者皆秝之省周高克尊敢作𢦏邦叔鐘作𢦏繼彝䏑作𢦏虔彝作𢦏皆是甘省為口也口周敔敦𢦏字𢼄曆以名介蔑曆之閱較之畢仲敦𤔲𣏟𠬝曆以𠬝介其閒尤不可解要之諸銘從甘明白博古圖釋文從曰非也